

凤凰藏幽



淅沥夏雨,逐走炎热,空气也变得清新。晨起踱至环城西路绿化带,向北遥望,群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猛然想起凤凰谷。

曾几何时,但有闲暇,即至凤凰谷,寒来暑往,次数几倍于回外婆家。岩石上盘坐,观云卷舒;涧旁小憩,畅吸

鲜气;依松抒怀,临水赋情;谷之秀,令我如痴,润之韵,使我沉醉。

疫情以后,许久未去凤凰谷了。今天陡然兴起,带着丝丝歉意,拾步直奔凤凰谷。

从萧皇寺左侧的小路来到库坝,但见水库清澈如镜,宛如一颗卵形翡翠镶嵌在凤凰山口,群山相继跌入水面,倒影相映成画。这副老面孔虽然许久不见,却依然保持着她那迥迤妩媚的神情。今日重逢,见往日荡漾的碧波竟然安逸从容,倒使我显得些许拘谨,不敢与之对白。

沿着熟悉的小路来到库尾,动听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不停向我耳鼓袭来。左侧,一股急流从乱石堆里喷涌而出,携着卵石,唱着欢歌向右侧的库区奔腾而去。细沙在水花中翻滚,我知道,她不愿意离开大山的怀抱,怎奈流水无情,非要把她嫁到远方,惹得山蛙和小草都为她愤愤不平。头顶的马尾松是生机盎然,松针上却挂着幸福的泪水。

进入谷口,溯流而上。脚下的岩石千姿百态,秀丽迷人,或状如睡蛙,或

形似跑羊,或貌似坐蛙,或态如窜鼠……大小不一,黄灰相间,青赭分明。有的光滑润泽,如少女的肌肤;有的皱眉蹙额,似老妪的脸庞。这是岁月的痕迹,是山水相爱的见证。

来到一拐弯处,一根粗大的枯松横卧在岩石和杂草之间,挡住了去路。翻越枯松之际,发现一股清泉从焦黄的乱松下缓缓汇入。好奇心油然而生,遂改道猎奇。扒开杂乱的松枝和茂密的蕨草往前,绕过一片茂密的荆棘,突然,眼前豁然开朗,真是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一条狭长的山谷,蜿蜒向上,细水低吟浅唱,肆意而下,像一条舞动的白色飘带,回绕在青山之间。历经沧桑的瘦岩用自己宽阔的胸怀,孕育出一个个小瀑布和小水潭。潭水清澈见底,几只蝌蚪在碎石块之间捉迷藏,落叶在潭中随流水的摇滚乐翩翩起舞……云涌抱峰峦,松枝迎风展的景象在水潭中清晰可见。两侧岩壁是天然的扩音器,传播着大自然的各种美妙音符,和谐而顺畅。置身其中,恍如进入“神秘园”。

◆风物人情 ② 缪文中

我掬起一抔山泉,尝了尝,清新爽口,甘冽微甜。擦干额头的汗水,依偎在岩石上小憩,细想:既然前人称此为凤凰山,凤凰凤凰,有凤必有凰。如果以前常走的那条幽谷是凤谷的话,眼前这条应该是凰谷了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没想到凰谷竟然隐藏得这么深!也怪自己,心如小马过河,被凤谷迷惑了那么久。如今,凰谷终于现身,实乃快事一桩。

“青岩静默千年过,泉水欢歌百代新”,凤谷之幽幽逸逸,情通时序,凰谷以清秀脱俗,契合自然;情景交融,相得益彰。正是凤凰来仪,和气致祥。

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”,阐述了天、地、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,都在寻求平衡。所谓“阴阳五行,相生相克”,有凤有凰,和谐之道,“凤凰于飞,琴瑟和鸣”,概如此也!

“问余何意栖碧山,笑而不答心自闲”。万物都有自己的归宿,当岁月流逝,经历风雨后,再美好的往事,都成过往。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微笑着面对过往,定是一种幸福!



一年未见家乡了,忽然在夏夜梦中回乡云游了。

我的家乡是浙江内陆的一个小城——至少在我看来,它一直都是,就算被人打上“世界小商品之都”的烙印,它也还是我心中那个白墙黑瓦的小城。

春季,它复苏生机,微风醉红樱花,碧绿细叶纷纷扬扬从枝头被风吹落。夏季,它蝉鸣阵阵,空气的温度感染了鹊,落在柳梢岸头叫喳喳。秋季,它叠翠流金,天高云淡下是橙红的法国梧桐,丹桂飘香洋溢在秋色中。冬季,它也会飘雪,一丝一毫都含着冰雪相融的寒气,却在家家户户冬笋作煲的香气中被融化。

时常面对几年前暑假拍下的照片回忆小城情景:零散的白云,黛色的瓦片,无瑕的白墙,橄榄的青苔,肆意的紫藤,染灰的板凳,狭长的台阶,扎眼的裂痕。在那白云下我吃过白糕;在那瓦片上我刮过黑漆;在那白墙上我划过木炭;在那青苔上我跌过屁股墩;在那紫藤下我捉过蝴蝶;在那板凳上我刻过字痕;在那台阶上我跳过楼梯;在那裂痕上我贴过胶带……身处在见不到这些情景的城市里,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是那么珍贵。

童年的五分之二时光都是在家乡度过的,或许也是因为如此,上了学后作文动不动就写到家乡的夏。夏季是我回到家乡的季节,也是我离开家乡的季节。在家乡度过的最后一个暑假,那天晚间我和家人外出散步,行走在田野间。抬头猛然发觉天是青灰色的,大片大片的薄云掩映着嵌在夜幕中的大角星。夏夜晚风推动云层,就眼看着大角星忽明忽暗。这样的一个月,多少是缺些烟雨。于是星星点点的雨丝落下来了,打在人裸露的臂上,忽然就想到与家乡十余年的相叙来。十余年,早已对这块土地的面庞与性格心知肚明,说不清对家乡怀着怎样的情感。说依恋太过,说思念太轻,也就是如同“从来不需要想起,从来也不会忘记”般的感情。无论怎么不念它,它的盛夏依旧镌刻在我脑海里。

终是一缕云、一寸天、一片叶、一分土都掩不住的乡情。

夏夜忆乡情

◆ 烛窗心影

② 张子悠

◆ 心香一瓣 ② 罗 裳

芋 头

在我的乡村菜蔬图谱里,芋头离家最近。

每到夏天,厢房后面,芋叶繁茂,清芬氤氲。静夜,躺在床上,我念唐诗,芋叶们也在窗下跟着念,一片翠绿的读书声。

芋头地原是一溜荒地,竹阴笼罩,连阳光也懒得照耀。母亲见不得地空着,说芋头耐阴喜湿,就开辟出来种芋头吧。让土地开花结果,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感恩,这是母亲的乡土哲学。

民谚说,六月六,开芋屋。六月的芋头,苗壮叶撑,还在长个中,谁舍得采挖呢。过了白露,芋头才会摆上餐桌。

孩子们是不会等到白露的。我们偷偷煨芋头吃,被母亲视为一种糟蹋粮食的行为。她认为,芋头是养家糊口的粮食,上天恩赐的,要心存敬畏,常怀感恩。

在我们家,芋头是经济来源的一部分,要挑到集市卖。周末遇上逢场,我就跟母亲赶集,她卖芋头,我去书店看书。回家时,箩筐里有时是半斤猪肉,有时是一本连环画,更多时候,是满筐暮色和几粒星光。

从家到镇上,二十五里路,却用去母亲大半辈子。一次,快到菜市时,母亲突然脸色煞白,双手死死顶住上腹,靠着电线杆蹲下。街道泥水横流,芋头们坐在箩筐里,微微颤抖,和泪流满面的我一样,手足无措。我给母亲擦汗,手指所触,汗滴冷得像刚融化的冰。好久,她才直起腰来,又挑起箩筐前行,一步一颤,踩得整个小镇摇摇晃晃。

许多年后,当我路过这座小镇,都会想起那个初冬,白如缟素的镇医院坐在街边,一动不动,冷冷看着一个孱弱的妇女蹲在地上,旁边哭泣的孩子牵着她的衣襟,茫然无助。

直到去年,在市人民医院,四维彩超机找到了母亲藏在肝上十多年的疾病,已经转为肝硬化。医生对我耳语时,她怯怯坐在病床上,有些不安,像和我躲猫猫输了的女儿。

出院后,母亲在乡下调养。村里的老中医给了一个民间方子:芋头,治中气不足,久服补肝肾,添精益髓。厨房里堆满芋头,都是亲戚们送的,翻山越岭而来。

那天,我去向母亲告别。她坐在小院的阳光里,面色安详,静静刮芋皮。有一刻,她从芋头娘身上扳下一个崽,“啪”的一声,她微微一惊,仿佛听见体内有骨头折断,随即又被抽走。母亲怔怔凝视着芋头娘身上那道深深的伤口,目光悲悯,白发低垂,时光压弯的脊背离地面又近了一些。

我双眼濡湿,转过身,悄悄把行李放回了厢房。

◆ 汉诗节拍



静斋 摄

雨中伞花

② 杨庆文

在雨中
我送过你
撑起的小雨伞
就像漂在水面上的荷
随风而摇

◆ 生活拾趣 ② 张琳琳

又名八仙花、紫阳花,一边带我来到花园里。眼前出现了惊艳的一幕:数也数不清的绣球花正欣然怒放,淡紫的、粉色的、深紫的……一团团、一簇簇,相拥在椭圆形的绿叶中,又像是绣在万绿丛中的,煞是好看。

“这名字也这般好听!”我感到十分惊讶。

“绣球花予人希望,你现在可以许个愿,或许真会实现。”朋友看到我如此喜欢,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。

“真的吗?”我的内心却早已相信,这是真的。我闭上眼,默默地许下心思。

“今年绣球花栽得很好,回去后,送你几枝。”朋友好像早已猜出我的愿望。

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,雨水洗透绣球花叶,瞬间,花瓣上珠玉滚滚,娇媚可爱,如剪下一枝,插瓶中,定满室光彩!可我却于心不忍。

又是一个下雨的午后,我逛完书店回家,惊见家门口有一盆绣球花,一团是淡粉的,另一团是玫瑰红。里面夹着一张便条:愿你快乐,祝你好运!

与花相遇

很多花,我是不知道它名字的,但某一天,我就突然知道了它的名字,是因为,它值得我去认识。就像在茫茫人海中,你见到一个人,开始你并不在意,久而久之,你开始关注他的一切一样。这是一种缘分,有缘,就像有心理感应,也挺幸福。

一个下雨的午后,雨点像小鼓一样“咚咚咚”有节奏地落在我的伞上,像心脏在有力地跳动,这正是生命的跳跃。我漫无目的地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,这样的雨天,我又能与谁偶遇呢?

一开始,引起我注意的是路边花坛里的栀子花,我喜欢它像玉一样无瑕的花瓣;喜欢它淡淡的沁人心脾而又弥久留香的独特香味。童年的时候,多少次和小伙伴去山上摘栀子花,一边摘,一边陶醉在芳香里,沉溺其中。父母亲寻来了,我也不愿回家。

突然发现旁边有朵很大很特别的花,我蹲下身来,细细观察,发现这朵



花有许许多多的四个淡紫色花瓣的小花组成,这么多小花聚拢在一起,很安静,很安静,一点也不张扬。“你叫什么花?”我问。第一次相遇,我竟有了莫名其妙的好感。

我对这花真是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,好印象藏在心里,暗自欢喜。那

天偶然翻看朋友圈,竟发现好友晒了一组图片,第一张图就是我一见倾心的花。我的眼睛一亮,心跳也加速了,恍如隔世遇见爱人。当即就给朋友打电话,表明来意,去看看这位有缘的“花朋友”。朋友十分热情,一边告诉我这种花的名字叫绣球花,